



一地落叶

刘美凤 著

生活之叶簌簌往下掉落的声音

不是响在我们的身前，也不是响在我们的身后

而是尘封在我们的心上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YIDI LUOYE

一地落叶

刘美凤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地落叶 / 刘美凤 著.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10

ISBN 978 - 7 - 5495 - 4311 - 3

I. ①一… II. ①刘…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随
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96560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策 划: 扬子鳄书坊

特约编辑: 刘 春 秦荣真

责任编辑: 阎海文

装帧设计: 扬子鳄书坊 + 仙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何林夏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桂林广大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650mm × 960mm 1/16

印张: 22.75

字数: 280 千字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单位联系调换。

自序

《一地落叶》是我近年来一个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一部分为得胜路记忆，叙述的是一条老街的沧桑，一个人的徘徊。另一部分为人类遗存素描，呈现的是一个人在万年光阴里的所见、所闻与所思。最后一部分为应急而写的文字，只有短短五篇，是作文背后的作文。

得胜路是乾隆年间就有的路，商业繁荣，民风古朴。得胜路所在的荔浦县城，民国初年享有广西“小南京”的美誉，得胜路则是“小南京”的“小南京”。得胜路很漫长，我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也没走完。路上有中国史上最后的小脚女人、佩戴猫骨手镯辟邪的习俗，还有岭南特有的花窗、放蛊，以及地标性建筑荔浦宝塔。中国有许多古城，也有许多像得胜路一样的路。中国进入大规模旧城改造时代后，许多像得胜路一样的路就卷入了空前消失的漩涡。我在21世纪来临时意识到了这点，同时也意识到用文字建立一条文化老街的意义。2006年，《关于得胜路的记忆》系列散文在《广西文学》刊出并获奖，唤起我对得胜路更深层次记忆。我开始有意识地穿行在更多得胜路的色彩中，希望得胜路的人文精神能像一滴水一样，折射出中国众多古城老街的历史变迁与人文之光。当然，我第一篇记叙得胜路的文章，并非源于如此崇高的理念，而是源于我对父亲的深切怀念。那种怀念很温暖，也很温馨。然后，才是我孤独的得胜路的精神之旅。拆迁后重建的得胜路，现在已经极具时代色彩。这个时代创造了荔浦有史以来最高的建房纪录，许多田地都变成了房子，许多农业人口都变成了非农人口。我希望读者能够从得胜路的记忆中看到一座古城的历史风貌，一些开放至今的花朵。

中国的文化遗存博大精深，我不是考古学家，但喜欢考古一类的事情，

结果有了第二部分文字。《千年唱和》等篇，虽然写得费时费力，但也写得各具神韵。我对《荔浦山川笔记》情有独钟，它是广西一个县级行政区域文物田野调查的一个浓缩、一个侧影。不止一个朋友建议我为它单出一本书，配上图片。这个主意不错，但我不知道找谁，就先编进本书，以后有了机会，再将它独立出来。我记得，《荔浦山川笔记》的发表很不顺利。我曾先后投给几家杂志，历时两年有余。三个月没有编辑回复，我又投往另一家。当然，每次投稿之前，我的修改更严谨、更明确了。有时一天改几百字，有时一句话也改不成。我不断推翻自己，毫不犹豫。修改时并不知道它是否有发表平台，但相信一定有喜欢它的读者。我一直都没有放弃《荔浦山川笔记》的修改，其目的就是为了投出的文稿更精准、更典雅些。为了不至于片面评判《荔浦山川笔记》，我希望读者能够花点时间读完全文。因为如果仅看这篇笔记的开头或结尾，或其中几篇，你就可能错失美景。第一篇《北海拿证》可以看作《荔浦山川笔记》的引言，也可以看作这个笔记的大纲和梗概，笔记中的《最后一歌》自然是全文总结。我啰啰唆唆写出这些，目的是希望读者从此爱上田野上的人类遗存。

我平日最怕写作本书最后部分的一类文章，我是一个不善于谈理论的人。但必须写了，某一篇或某一组文章才能发表，只好硬着头皮写下来。期刊通过发表，这才松口大气。自我感觉写得幼稚，写得不够矜持，但也写得质朴，不空洞。读者读后感觉如何，我不得而知。

以《一地落叶》命名本书，实是心里明白，人生无非一地落叶，自己的文字有一天也会像落叶一样随风而去，了无踪迹。

是为序。

刘美凤

2013年3月26日夜

目录

M u L u

第一辑 一地落叶

- | | |
|-----|----------|
| 003 | 梦回得胜路25号 |
| 011 | 得胜路的记忆 |
| 014 | 猫骨手镯 |
| 017 | 最后的小脚女人 |
| 023 | 狗妹 牛妹 |
| 028 | 癫痫女孩望莲 |
| 035 | 正月的花炮 |
| 040 | 鬼屋 |
| 045 | 把乡愁传给你 |
| 051 | 绝唱 |
| 057 | 过去 |

064	如果人类没有灵魂
069	晚风轻吹
073	世间最恐惧的事情
077	童年的苦咖啡
084	时间之轮
094	尘世的疾病
100	五十夜话
105	车站
108	书房
113	美在读书
117	花窗
120	梦里望乡
136	三更有梦三更寒
150	岁月悠悠思悠悠
153	白玫瑰红玫瑰
156	嫂子
160	在幸福路上
166	自然的迷误
172	龙脊上的红色诱惑
179	面对龙脊更衣
183	萝卜洲的冬天
187	南方的雪
193	那一年的地震
203	一地落叶（节选）

第二辑 千年唱和

- 221 寂寞明清墓
226 四冲遗址的生命色彩
232 千年唱和
239 万年地书
247 追逐永吉青铜器
255 认识水稻
266 荔浦山川笔记

第三辑 我的自白

- 345 我的散文观
346 旧书照亮的道路
347 我的自白
349 伊甸园的圣果
352 故乡是一条河

354 后记

第一辑

一地落叶

人生无非一地落叶，我们就活在厚厚的一地落叶中。生活之叶簌簌往下掉落的声音，不是响在我们的身前，也不是响在我们的身后，而是尘封在我们的心上，直到永恒。

梦回得胜路25号

—

大概是在 2009 年的春天，我的梦里开始不停地出现得胜路 25 号这座老房子。静谧的午夜或微凉的清晨梦中，我在得胜路上逗留生命中的一些时光。这样一来，我差不多成了一个梦游人了。梦里有得胜路真实生活的风景、真实的节日和真实的人物。这真是神奇，梦将我带回从前，重返那条拆迁后依然极易辨认的路。更神奇的是，我居然毫无障碍地看到这里、那里，瞬间又看到另外一些景象。此时的午夜或清晨，波澜不兴。我在梦的虚无中飘到这里，飘到那里。当然，我也不是一直在飘，我在飘进得胜路 25 号后停下，嗅嗅老墙屏风，看看灶台天池，摸摸桌椅板凳。

得胜路是一条画一样的路，两排清至民国年间的老房子，有大户人家，也有小户人家，中间一条鹅卵石铺砌的道路，老班人称花街，其实就是得胜路。得胜路著名的建筑是粤东会馆、红庙、城隍庙、卿家、赖家等，著名人物有莫大傻、刘老四、林师傅、望莲、哑子等。

得胜路 25 号是父亲 1950 年 6 月买下的。那一年，我同父异母的大姐九岁，二姐六岁，我的母亲还未嫁到刘家。没有人告诉我父亲乔迁那天的情况如何，到我出生并记事时，得胜路 25 号依然是父亲刚买时的简朴模样：前后三进，最后一进是吊脚楼，吊脚楼下有块空地，空地外面是河流，河流使吊脚楼一年四季都散发着河水特有的清新、清香。

从得胜路 25 号的后门出去，下坡二三十步，就是街坊邻里一年四季洗菜、洗衣的水掉头了。沿河人家染纱、浆纱，则在俗称对河的岔河上。河流

清可见底，有瘦小的小鱼、小虾和胖乎乎的小蝌蚪在阳光下浮游，也有终年累月把家背在身上的石螺河螺沉在阳光下面的水域。两岸最多的是竹丛、柳树、苦楝树、香椿树、乌桕树和大叶桉树，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其枝叶也跟我认识的这些树们纠结在一起。此外，艳丽的胭脂花、指甲花、美人蕉和毛茸茸的狗尾巴草也不少。春、夏、秋三季，还能看到蓝天上的老苍鹰展翅飞过，或朝河边的一群小鸡俯冲而来。

我家吊脚楼上的小木窗一年四季总是推开的，常有蜻蜓、蝴蝶、蜜蜂、麻雀、枯叶、蝉和萤火虫飞来。除非天降大雨，家人才会把窗关上。把窗关上却不能把雨完全关在窗外，雨打木窗和瓦背的声音，雨水滴到地上的嘀嗒声，总是在风中非常清晰地传来。江上有人网鱼，田野有人种庄稼，这是吊脚楼上一一年四季常见的风景。这些风景十分神奇：有时盛产水稻、玉米、黄豆，有时盛产红薯、芋头、白菜、辣椒，还有时盛产花生、高粱、荷兰豆……所有这一切，都是家住对河的农民一年到头辛勤换来的。每当我靠着吊脚楼的板壁站在吊脚楼上的小木窗前，眼光越过空地，越过河水，看田野里一年四季忙活的人与一年四季站着的、两手平伸的有闲稻草人时，总是感觉有趣。嗯，一个太忙，一个太闲。

得胜路的清晨，可以听到各种语言交响的“早上好”的声音，也可以听到湖南人家天还没亮就起床干活的纺纱、浆纱声。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有一种安详的活力。我在这样的活力中醒来，起床，发愣，上学，憧憬。我记得，我最初对生活的憧憬是与这清晨的活力有关的，有点零乱，有点莫名其妙。

得胜路的清晨，还有木柴升起的袅袅炊烟，从三进或四进深的房子中飘散出来，弥漫。有蹲在门前喝粥、吃面条或炒旧饭的人，不停地跟人打着“吃早点”的招呼。他们大都瘦骨嶙峋，极少胖子。但是，一条街的人都非常亲近，依辈分彼此对外姓人喊着阿爹、阿奶，阿公、阿婆，阿伯、阿娘，阿叔、阿婶，阿姐、阿哥，阿弟、阿妹。被人称为阿太或太婆的人，当是街上最老的人了。街人对我的称呼，大的叫我阿妹，小的叫我阿妹姐，很是有趣。

每个家庭的生殖能力都太旺盛了，都有一群活蹦乱跳的瘦孩子。孩子们嘻嘻哈哈、打打闹闹地跑着跑着，一些岁月就过去了，一些人就长大了。长不大的人，被人称作短命鬼、收账鬼。长大了的人呢，往往还没有学会谈恋

爱，就先学会了做工，绝少游手好闲的懒汉。做工的男人白天干完了活，晚上回到家总是喜笑颜开逗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弟妹。让孩子或弟妹骑在自己的脖子上遛街闲逛，是得胜路好好男人的平常风采。

下河洗菜、洗衣，则是得胜路女子的专有权利。以至几十年后的今天，我都能清晰看到水埠头上洗衣女子捣衣、浣衣的模样，听到她们说说笑笑的声音。她们的容貌、身段各有不同，分别蹲在水埠头上不同地方。迟来的人站在岸边等着，等到有人洗完，这才插到刚刚空出的位置上。晚上九点以后，女人们的捣衣声才在水埠头上渐次微弱。这些渐次微弱的捣衣声，很容易给人带来奇异幻觉，对我也不例外，是我安然入梦的天籁。我会永远呆在吊脚楼里听人捣衣吗？我能永远呆在吊脚楼里听人捣衣吗？这些声音如此珍贵。

二

我注意到纺织是我们得胜路上最为迷人的风景，在几乎所有天空蔚蓝、阳光飞翔的晴好日子，纺织人家把染好的棉布从染房里抬出来，挂到一排排竹竿上晾晒。把布晾挂在太阳底下时，那棉布的风景简直迷人情意。我记得从那一排排气派的、挂满棉布的彩色方阵旁走过的情景。我停下来，尽情呼吸棉布被太阳晒得香香的气息，无尽怀想。也不知他们把白布放在怎样颜色不同的地方搅动，竟搅出一匹匹红布、蓝布或花布来。黄昏时，他们又像卷一幅画一样，把晒干的棉布卷成一卷又一卷，码到库房里。我没有去过他们盛装棉布的库房，我只能想象库房的美丽，层层叠叠，层层叠叠。有很多时候，我站在河边，或者河边的一棵什么树下、一架什么瓜棚下，看他们富有力量地把纱或布晾晒在太阳底下，常常忘记挑水回家，忘记槌洗衣裳，甚至忘记回家吃饭。

由于布票紧张，街上人穿的、用的，大都是街上人织的布匹。哪怕家中有人在外面工作，往家里寄钱、寄洋布，大家也还是一往情深地穿着街人织的棉布，那棉布贴身、透气、吸汗、温暖。我常年穿着的衣裳，也是街人织的布料，土里土气却又舒服无比。我的床上用品，几乎也都是街上女人巧手织成。我曾经嫌弃过它的土气而喜欢过日本尿素包布的柔软，但很快就清醒过来，至今依然保留着花纱织成的、没有任何装饰的棉布围巾。我在渐凉的秋天把它围在脖子上，一个人在街上慢走，走着走着就走过曾经纺织织布的

人家，怀想他们。他们大都老了，甚至已经去世，但这并不影响我对他们的深情回忆。我温暖地记起他们，怀念他们。我在拆迁后的得胜路上驻足停下，都能听到街人织布时那迷人心志的咔嗒咔嗒声。我记得，这声音是在我真真正懂得胜路之前镶嵌到记忆里的，无法删除。

梅雨季节，纺织人家大多像盼情人一样盼着天晴，而当晴天果真来了时，他们又是多么忙碌啊。东家西家，纷纷把白布丢进染缸染色，河东河西，重新出现得胜路最美的风景。那些负责染布的男人，在布卷成商品被商人看中时，往往还要充当搬运工的角色，将打好包的布匹搬到木车上码齐，送往车站。送货归来重新嗅到得胜路的空气，他们喜欢把饭端到屋门口站着或蹲着吃。也有累得懒出门的，趴在家里的小圆桌上吃饭，将整个桌面占去一半。我那时多与他们家的孩子玩耍，看见他们回家吃饭，就赶紧溜了。

那时候的生活多简单啊，成年人吃饭、做工、睡觉，睡觉、吃饭、做工。小孩子的生活也不复杂，放学后挑两担水回家，就可以在街上或河边玩耍了。直到日近黄昏，夕阳漂满江面的时候，才在家人呼唤下恋恋不舍地回去。那时，我绝想不到这种简简单单的生活会远去消失，会在时光隧道里成为自己永久的记忆。这记忆，这简单，说起来也是一个时代的标记了吧。

三

那时的得胜路，有个查水、防火的习俗。道具是一面印有“查水”二字的小红旗，小红旗按门牌顺序，从1号往最后一号流动。查水的工作，通常由少年儿童军在天黑前完成。头上一一年四季散发着皂角或茶子清香的我，在轮到我家值日查水的那天总是特别高兴。我的手上拿着那面传到我家的“查水”小旗，东家进，西家出，嗓门响亮地问人家：“你们家的水缸有水吗？”边问边去揭开人家屋里的水缸盖检查，发现水缸水不满，立即借小旗发号施令：“你们家要赶紧把水缸挑满啊，回头我可是还要来看看的！”屋主唯唯诺诺，不是马上去挑水，就是答应等会去挑水。小旗在街上不快不慢地移动，直到从街头移到街尾，查水的小孩，才把小旗传到自己家的下一家中。街上有了自来水后，街人查水、防火的旧习，这才自然而然地结束。

整条街的人，都不喜欢乌鸦，认为乌鸦的叫声是不祥之兆。因此，乌鸦

在哪户人家的瓦背上都难以落脚。如果某只乌鸦不自量力，敢在某户人家的瓦背上叽叽喳喳叫个不停的话，必定会遭遇长竹篙的有力挥赶。得胜路人还都非常珍视婴儿的胞衣，认为婴儿的胞衣若被人吃了的话，婴儿就会不安，就会难带。婴儿出生后，其长辈到河边去埋婴儿胞衣，再在上面种一棵树，是得胜路上长期以来秘不示人的风俗。

惊蛰这天，绕墙根撒一圈石灰则是得胜路人的普遍做法。大家认为这样一来，可以有效的在一年时间里阻挡毒虫进屋，老少平安。等到端午节来临，家家户户又都忙着采集菖蒲艾草、浸泡雄黄酒和包粽子了。我记得我家把菖蒲艾草插在门上的样子，记得晚餐每人都喝一点点雄黄酒的习惯。吃甜粽子的时候，父亲习惯拿缠粽子的草绳将粽子绞成薄片，让每个家人用竹筷夹着，轻轻地蘸着白糖吃。

街人在鬼节这天烧纸祭祀先人的习惯，“文革”结束后又兴起来了。这个习惯的规矩是，鬼节这天，子孙要给先人烧纸钱、纸衣、纸帽、纸鞋进行祭祀。焚烧的东西，可以提前准备，也可以当天准备，时间是天黑到午夜十二点之间。这个时间可见满街烛光摇曳，纸灰飞舞，鬼气森森。胆小的人，天黑后根本就不敢出门。

冬至过后，得胜路的夜很快来临，春节很快来临。精通文墨的人，喜欢在除夕来临的前几天在屋门口支起书桌，为街坊书写对联。随着除夕的太阳升高，给街坊写对联的人更忙了。那时的我不懂对联，但喜欢听人讲对联。嗯，对联的内容是一个方面，字是另外一个方面，内容与字，要相得益彰才好。街上人的字，有谁能够超过江西刘老四的字呢？刘老四写的对联，也就挨家挨户地贴在门上了。家家户户贴在门上过年的，还有一种古老的铜版画和古老的木刻画。那些画喜气洋洋，画法夸张，似乎是根据八仙过海的传说制作的，人物形象非常逼真。还有的人家喜欢贴一些匠气十足的样板戏画，你可以感到画面上的美，但你感受不到画上的灵气。

米饼是得胜路人过年必备的食物，用桂花糖和姜糖制作的米饼，特别受欢迎，没有人能够忍受这种米饼的诱惑。孩子们怀着极大的虚荣向人炫耀，“我家的米饼是桂花糖做的！”另一个孩子毫不示弱，“我家的米饼是姜糖做的！”另一个孩子更厉害，“我家两样都有！”为了吃到自家屋里没有的那种米饼，孩子或大人都会与人欢乐交换几个、一个或者半个米饼。打米饼的

香气，通常在小年夜以后从各家各户飘散出来，直到除夕。

除夕之夜的我，是很难睡着的。迎春的鞭炮在午夜以后仍旧欢欢乐乐地响着，断断续续，几乎响到天明。我在床上辗转，迷迷糊糊聆听那欢乐的炮声，在暗中想象春天的明媚、清晨的鸟鸣。早起，父母将早已封好的压岁钱拿出，给前来拜年的孩子们分发，也预备着给前来拜年的舞龙舞狮队分发。我怀揣着红包，凝视鞭炮留下的满街落红，三下两下就吃完早餐出门，呼朋唤友，迅速卷进街上新年的欢乐里去。然后，漫无目的地奔跑起来。

初一至十五的得胜路太热闹了，那热闹简直是一条忙碌的河。有耍猴的、舞龙舞狮的、抢花炮的、上刀山的在街上表演。耍猴的在表演前往往要抱拳圈地，鸣锣开场。表演一阵后停下，手持托盘绕场收钱。给钱的人家不多，给米饼的人家倒有不少。耍猴人也不嫌弃，照收不误。舞狮者挨家挨户舞过去，其着装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岭南的民风民俗，腰间的红腰带，是他们千年不变的风采，“咚咚锵”“咚咚锵”的鼓点，随风传得很远很远。

在所有吸引我的过年活动中，上刀山是最著名的一项娱乐活动，这是一项考验勇气的传统技艺。表演地点粤东会馆往往被挤得水泄不通，随着当天太阳的升起，祭坛上的三牲早已供上，酒碗早已盛满，松香早已点燃。刀山下，上刀山者往往头上扎着头帕，脸上肌肉紧绷，一脸平常肌肉显示出内在的不平常——但等一声令下，便利用法术在体内起到的作用，沿着刀口向上搭成的刀山一级一级往上攀爬。途中有许多惊险动作，吓得观者阵阵惊呼。观众的欢呼，给上刀山者带来无穷的力量和勇气，他们往上的速度，更快更迷人了。尽管刀锋的锋芒映出肉掌的不堪一击，使人忍不住要产生血淋淋的联想，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强壮敏捷的身体是上刀山者的有力基础。不能否认他们上升时像猴子一样灵巧的节奏，与一转身一回眸的那份优雅，多么迷人。据说他们平日里隐居乡村，节日有人来邀，方才集结起一班人马，来到街上。

四

日子消磨得厉害，这些都是得胜路的从前往事了。当我站在记忆中的某个路口回望得胜路时，我发现我对得胜路的怀念，更深切了。我想到那时的节日，一个一个，多有意思。节日里的食物，一种一种，多么香甜。米饼、

艾粑、粽子、狗舌粑、月饼、腊八粥……从一个节日到下一个节日，食物之链，环环相扣。惆怅时走过得胜路，即使不过年不过节，我也能闻到各种节日在得胜路上散发的浓香。

我几乎熟悉每一幢建筑的气味，知道屋主的籍贯。即使这些地方因拆迁而改变了模样，但在我的心中，依然称这里是张家，那里是唐家，过去一点是粤东会馆，再过去一点是鱼花塘。我也记得哪里有人耍猴，哪里有人上刀山。记得街上迎来第一台收录机的情景，第一台洗衣机的热闹，第一台电视机的画面。甚至记得某个平常日子，迎来某个远道而来的朋友的欢愉时刻——这些都是镶嵌在我记忆深处的岁月。

此外，我还记得1970年，人们填河造田；1980年，人们把田变成房子；1990年，人们开始把房子连成街道。街道还因众多的酒家而热闹起来，最早的酒家据说都发了大财。只是，不见了河边，也不见了河边的吊脚楼，多少有些遗憾。往后，这条街会变成什么？我闭上眼睛，努力设想。总之，是变不回最清澈的河上漂着竹排和船只了，那些竹排和船只，越往后就越只能漂在老得胜路人的灵魂和血液里啦。

2011年的春天，我从得胜路经过。我发现得胜路已经被现代化的水泥建筑混淆了——许多装修工正在新建的得胜路上干活。这些勤劳的装修工，正在往得胜路的水泥房子贴瓷砖，正在使现代化的得胜路变得漂亮起来。

我走啊走啊，没有改变路线，走到我家附近这才放慢脚步。我看到我家对面的赖家，依然坐着几个我所熟悉的坊邻。其中还有帮我带过女儿的、容貌温和的赖家四伯娘。四伯娘有九十岁了吧？虽然晚年因白内障瞎了一只眼睛，但皮肤、气色、声音、心肠，还是那么好。我在离她十几米远的地方叫她，然后走过去，拥抱坐在轮椅上的她，拉着她衰老的手说话。

我知道告别四伯娘后，她们会一起议论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同父异母的两个姐姐，我的哥哥与嫂子，我和我的先生、我的女儿，这是人之常情。他们议论得最多的，当是我们刘家三姐妹放弃房屋继承权的事吧？那是父亲临终的那天，我哥和嫂子愁得什么似的。我哥那时是个木匠，一个很好的木匠，但他勤劳不富裕，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我和我的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那一天在父亲临终的床前跪誓，放弃房产继承权，负责父亲后事的一切费用，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父亲一生推崇仁义道德的家规，我们在